

(苏)符·格·昌特拉捷 著 罗毅 宋余海 译 姜维壮 校

*caizheng
litun
wenti*

财政理论
问题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理论问题

〔苏〕符·格·昌特拉捷 著

罗毅 宋余海 译

姜维壮 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В. Г. ЧАНТЛАДЗ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ФИНАС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БИЛИС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79.

根据苏联梯比里斯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财 政 理 论 问 题

〔苏〕符·格·昌特拉捷 著

罗 毅 宋余海 译

姜维壮 校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 12,125印张 248,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4166·801 定价：2.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方法论方面对财政的本质、资本主义财政学对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关于资产阶级财政学对象的各种理论作了批判。

第二部分阐述了苏联财政的本质与职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对象等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并对上述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作了分析。

此外，本书还从方法论问题的角度分析了苏联（包括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财政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

本书供经济专家们使用。

前　　言

著名苏联财政学者，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姆·伊·博哥列波夫、符·普·吉雅琴科、克·恩·普洛特尼科夫以及恩·恩·柳比莫夫、德·阿·阿拉赫维尔江、阿·姆·亚历山大洛夫、伊·德·兹洛宾、阿·姆·毕尔曼、格·姆·托契里尼科夫、艾·阿·沃兹涅先斯基等教授，根据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世界观研究的各种财政理论著作，对苏联财政文献是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其中还有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有争议的，例如财政的本质、苏联财政的本质与职能、财政在生产中的作用与各财政范畴的概念等等。

直到目前还没有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对象和资产阶级财政学对象理论方面的专题学术研究。在恩·恩·柳比莫夫教授、恩·阿·帕杰斯基和伯·格·包德列夫教授指导下集体编写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教科书中，以及在阿·姆·亚历山大洛夫、德·阿·阿拉赫维尔江、伊·德·兹洛宾等教授所著的苏联财政教科书中，这类问题都占有一定的篇幅。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符·普·吉雅琴科的《财政理论问题》（1957年）、阿·伊·布科韦茨基教授的《财政学概论》（1929年）、阿·姆·亚历山大洛夫教授的《社会主义财政》（1965年）、阿·姆·毕尔曼教授的《苏联财政理论概略》（1968年）等专著中也曾涉及上述问题。而在格·姆·托契

里尼科夫教授的《苏联财政问题》（1962年）和《社会主义财政》等书中，特别是艾·阿·沃兹涅先斯基教授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争议问题》（1969年）和《财政本质的方法论观点》（1974年）等著作中，则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上述问题。

还可列举一些批判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方面的专著，但在这些著作中却没有触及资产阶级财政学对象理论问题。这些著作是：符·格·基留欣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1957年）、阿·厄迭里楠特的《资产阶级货币、信贷与财政理论》（1958年）、尔·赫·哈菲佐夫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调整论的批判》（1961年）、格·普·索柳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税收》（1964年）和《对现代资产阶级财政、货币、信贷理论的批判》（1970年）以及符·姆·菲多西索夫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税收》（1969年）等等。

至于对资产阶级一般经济问题方面的理论，则在苏联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专著和科学论文中已进行了广泛的批判。

本著作并不期望填补上述问题的空白，而是试图从方法论方面对某些问题加以探讨。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符·昌特拉捷

1977年9月15日于梯比利斯

目 录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财政理论问题

绪论 财政范畴在卡尔·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地位(3)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财政的存在

 问题(21)

 一、货币、信贷及财政的产生与发展(21)

 二、奴隶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38)

 三、封建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42)

 四、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财政思想(53)

第二章 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61)

 一、货币与国家财政(61)

 二、国家财政是经济关系(66)

 三、财政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观点的破产(73)

 四、国家财政是补充剥削形式之一(89)

第三章 财政学的对象(93)

 一、论“财政”这一术语(93)

 二、财政关系的外部特征(99)

 三、广义财政学(102)

 四、财政学的任务(107)

五、《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教科书中的各种财政学对象定义	(110)
第四章 对资产阶级各种财政学对象定义的批判.....	(117)
一、前垄断资本主义的财政理论	(117)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财政理论	(144)
三、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财政理论	(152)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

第五章 苏联财政本质分析.....	(185)
一、实际循环中的货币基金运动	(185)
二、预算基金运动	(194)
三、信贷基金运动	(201)
四、国营企业与国民经济部门的货币基金运动	(207)
第六章 论苏联财政的职能.....	(213)
一、苏联财政职能	(213)
二、有关苏联财政职能的各种观点	(226)
第七章 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对象.....	(267)
一、社会主义财政学	(267)
二、财政范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273)
三、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基本范畴	(286)
四、苏联财政概念与财政学对象定义的各种观点	(289)
第八章 从方法论问题的建设经验分析来看苏联 财政思想的发展（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11)
一、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形成与发展时期的财政思想	(311)

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时期的财政思想	(341)
三、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财政思想	(352)
四、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思想的发展	(357)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财政理论问题

绪 论

财政范畴在卡尔·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问世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对这些著作进行缄默抵制。但不久他们便被迫打破了这种沉默，并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转为进攻。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们当中，可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两大主要派别。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们属于第一类。他们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各流派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

奥地利学派和英国边际效用理论学派的代表们，如庞巴·维克、阿尔弗列德·马歇尔^①和历史学派代表伏·罗舍尔、格·施墨列尔等人都群起反对马克思。法国经济学者沙尔利·日德、沙尔利·李斯特和弗尔·拜鲁及其他人都对马克思进行攻击。革命前的一些俄国经济学者，如阿·斯洛尼姆斯基、普·伊·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尤·茹科夫斯基和普·恩·契切临等人也对马克思进行了拼命的抨击。

①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1921年版，第367—413页；阿尔弗列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版，第50页；《经济的诸要素》，1958年版，第283页。

沃尔特·罗斯托(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增长论代表之一)，在其《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也激烈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艾·詹姆士则居然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称之为“悲观主义”^①。

那些以恶意蛊惑方式向马克思主义“献殷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则属于第二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作了“容忍”，但却作出了独出心裁的解释，恶意地曲解原意，力图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资本主义。艾·詹姆士发现，“近来资产阶级书籍中对马克思的兴趣正在增加，同时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某些东西已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采纳。”^②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学者符·雅·惹列兹诺夫与斯·普罗科波维奇也曾认为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可以协调起来^③。而姆·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普·勃·史图卢威出于个人的目的，也曾引用过马克思的原理，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猛烈抨击^④。

与此大致类似的情况在财政学方面也屡见不鲜。大部分资产阶级财政学者都缄默地回避马克思的财政学说。例如，

① 艾·詹姆士：《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普·奥耳迭克与阿·波克罗夫斯基的法文译本，二人共同主编并附有伊·勃留敏的前言)，1959年版，第259页。

② 同上书，第462页。

③ 符·雅·惹列兹诺夫：《政治经济学概论》，1912年版。斯·普罗科波维奇：《评马克思》，1901年版。

④ 姆·伊·巴拉诺夫斯基：《马克思资本主义抽象理论的主要谬误》，1899年版；普·勃·史图卢威：“劳动价值论空谈的主要之点”，载《经济与价格》杂志(1900年)。

德国财政学者瓦里帖耳·劳德茨在概述财政思想发展过程的《财政学》这本巨著中，就未提到马克思^①。其他德国财政学者，特别是厄·艾别尔格、符·福凯、奥托·梅林格，以及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学者，如伊·扬茹尔、列·豪德斯基、伊·奥焦罗夫等等也把马克思略去了。

法国财政学者列鲁阿·博立叶和美国财政学者艾·塞里格曼，也和这些人一道采取了同样手法。艾·塞里格曼把《税收转嫁学说》这一著作的一半篇幅用来探讨税收转嫁概念发展问题，同时对各种经济书籍中颇有名气的理论也作了研究，其中也研究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但只占了一页，而且仅提到弗·拉萨尔和德·哥·契尔曼而已。

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财政学者与修正主义者则声称，卡尔·马克思没有财政学说。伏·盖尔洛弗写道：“一般说来，马克思在税收问题方面几乎并未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哥舍依德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充足的财政理论基础’，这并非过甚其词。”^②

按照盖尔洛弗的意思，马克思只是偶然、顺便地提到了财政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财政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问题。

盖尔洛弗写道：“卡尔·马克思提到税收问题时，就象提到日常许多经济问题一样（如海关关税、谷物法和交易所等

① 瓦·劳德茨：《财政学》，1931年，第2次修订版。

② 伏·盖尔洛弗：《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1932年版，第11页。盖尔洛弗所说的是哥舍依德的著作《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1917年版，第32页）。

等），是极其偶然的、顺便的。可以说，他已搁下它们不去研究了。因为以他那充满着热情能窥透事物奥秘的目光看来，这仅仅是些‘次要情节’，是‘将真正敌人遮掩起来的一些帷幕罢了’（1849年1月9日谈到自由贸易问题时的一段话）。他在1865年应《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约稿所写的“蒲鲁东批判”论文中指出：‘不几年前，我想大概是根据洛桑市当局的建议，蒲鲁东曾以“论税收”为题写了一篇公认为杰出的文章。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遗痕也湮灭了。除了‘纯粹小资产阶级的诉愿’而外，再无其他。

我觉得，马克思在这些话语中不仅道出了他对蒲鲁东上述文章的见解，同时也说出他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待税收的个人看法。对马克思来说，税收问题是手工业者与商人的问题，而不是工人阶级的问题。”^①

只需概略地了解一下马克思的各种著作，就足以证实盖尔洛弗上述的论断是多么肤浅，多么无根据。他根据马克思的一段引文做出一些臆造的结论。其实，马克思之所以把蒲鲁东称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决不是因为他写了一篇“论税收”的文章，而是因为蒲鲁东就其世界观而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盖尔洛弗首先把一种错误论点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继之则按照他个人的逻辑进行推论，最后再从他预先拟定的构想中得出结论。盖尔洛弗的论断是这样的：即马克思之所以忽视财政问题，是由于这些问题只涉及到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

^① 盖尔洛弗：《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1922年版，第11—12页。

益，而未涉及工人阶级切身利益。他提出这一错误见解的论据是：工资铁律理论是拉萨尔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过来的^①。在这里他从艾德·伯恩斯坦的书中引证说：“显然，任何时候论证的提出总是以同一的论据作为根据的。用伯恩斯坦的精湛评语来说，这就是从李嘉图工资理论产生的、一切社会党人的观点。”^②

按照这种理论，工资是由生理上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决定的。工资的提高与降低都不得超出或低于这一最低限度。因而税收并不能使工资缩减，也就是说它不会令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因为这种不可侵犯的生理上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使得工人阶级能把税收转嫁到他人身上。

但是须知，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既不是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也不是李嘉图的生理最低限度论^③。

阿·伊·布科韦茨基赞同盖尔洛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按照他的见解，马克思对财政问题并不感兴趣，也没有财政方面的理论。布科韦茨基企图以下列方式来证明这一论点，即马克思把财政归属于由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范畴，因为马克思只对基础感到兴趣，所以对财政就不去研究了。布科韦

① 盖尔洛弗：《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1922年版，第16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历史》（第1分册），第58页；盖尔洛弗：《赋税经济与社会主义》，第17页。

③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写道：“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页）。

茨基写道：“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财政经济没有特殊兴趣。他们对这个问题就如同对上层建筑那样不愿去详细研究，因为上层建筑的命运是由它赖以成长起来的那个基础的命运来决定的。”^①

布科韦茨基所持的论点和论据，不但难以令人满意，而且也是错误的。首先，在卡尔·马克思看来，财政并不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经济的一部分，是基础的一部分。

其次，马克思从未断言过：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上层建筑诸因素（国家制度、财政政策、政治理论与哲学理论等）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不发生影响。马克思证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上层建筑诸因素，特别是决定着这一过程发展形式的诸因素也对这一过程产生着影响。因此，这一切因素是相互作用着的。经济在这些因素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最终将会为自身开辟出一条道路，而国家则被迫去追随它。但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因素也将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尽量使之不断扩大，对生产过程产生反作用。恩格斯曾指出，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未忽视上层建筑诸因素，也未曾要求只去研究基础。他只不过指出了，要认识上层建筑的本质，则必须去研究基础而已。

某些资产阶级财政学者声称：马克思对财政问题没有作

^① 阿·伊·布科韦茨基：《财政学导论》，1929年版，第174页。